

我在藏家过新年

刘永安

藏历新年这天,中国援藏干部司机欧珠曲培一家人起得很早。凌晨四点钟,他吃完糌粑和早已煮好的牦牛肉,就抱着预示五谷丰登的“切玛”到邻居家和朋友家拜新年,妻子美朗曲措跟随其后。

用木料制作并雕刻精美的“切玛”盒里装的是炒熟的麦粒和糌粑。“切玛”上面还点缀着彩色的青稞穗和麦穗。每年,就是这个“切玛”作为爱的桥梁,将大家的情谊紧紧牵在了一起。一声声“扎西德勒”传遍了大街小巷,亲朋好友的脸上洋溢着幸福快乐的笑容。

当时,我在那曲市尼玛县任县委副书记,第一个认识的人就是司机欧珠曲培,我俩共事三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天,应欧珠曲培的邀请,我来到他家做客。

来到欧珠曲培的家里,酥油茶、青稞酒早已备好,煮好的牛羊肉、水果、干果等摆了满满一大桌,让新年充满了香甜的味道。我们边喝酥油茶,边吃水果、干果等聊天,话题自然跑不了援藏的故事。

小时候,欧珠曲培非常调皮,总喜欢玩汽车。每次他从那曲市尼玛县或乡里回卓尼乡七村,总要在地里挖些泥巴,捏些汽车当玩具哄着孩子玩。

1991年,欧珠曲培12岁。当时一名叫卓瓦的师傅从部队退伍,分配到卓尼乡开东风

大卡车。调皮的欧珠曲培偷偷地藏在了卓瓦的后面“跟车”。卓瓦怎么制止也不行,只好收下了这个徒弟。

1993年7月,欧珠曲培在班戈县完成了初中学业。父亲看出了他不想再读书的念头,把儿子送到了那曲交警支队学校学习驾驶技术。当时班里有学员17名,欧珠曲培是最用功、最能吃苦的一个。别人都去吃饭、休息的时候,他仍然一个人“窝”在车里练习,教练轰都轰不走。经过半年的学习,他以理论、实操考试全优的成绩,顺利拿到了实习驾驶证,满一年后顺利“转正”。后来,他成了县里驾驶技术最棒的司机,并为中国援藏干部提供服务。

2006年5月的一天,欧珠曲培早上7点开车拉着中国援藏第二批援藏组干部、尼玛县委常委副县长吕明和援藏项目组副总经理杨庆商等四名同志从尼玛县出发到拉萨办事。刚从尼玛县出来时还是蓝天白云、艳阳高照,谁知快到申扎县雄梅乡时,电闪雷鸣、暴雨倾盆。尽管车子的雨刷打到了最快挡,还是几乎一点视线都没有。

“怎么办?”“你们在车上待着,千万别下去!”欧珠曲培一下车,刚关上车门,就被淋成了落汤鸡。他找了几个树枝,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几步就插上一个树枝,然后再回来

启动车子,沿着插树枝的方向缓缓往前慢行。

车子没有走上二三公里,突然,天气又变了,狂风大作,又下起了暴雪。不一会儿,雪就没过膝盖。雨水与雪水交织在一起,欧珠曲培浑身打颤。这时,意外的事情又发生了,车子陷入了距离雄梅乡大约60公里处的一泥潭内。放眼望去,连个车子和人影都看不到。“真糟糕!”欧珠曲培和吕明等人唠叨。

“你们在车上,别动,我想办法!”欧珠曲培踩着没过膝盖深的雪,瑟瑟发抖,一步一步艰难前行。

四个多小时过去了,大家终于隐隐约约看到了从雄梅乡方向驶来的一辆大卡车。

“我们有救了!”吕明等人欢呼着。这是欧珠曲培自己花费1200元从乡里雇来拖车的大卡车。

陷车现场,“呜、呜”的吼声响了近半个小时,大卡车终于将欧珠曲培驾驶的车子拉了上来。此时,已经是晚上6点多钟。

为了安全起见,欧珠曲培没有把车子停下来,而是缓慢前行,到拉萨已经是第二天早晨7点多了。他护送吕明和援藏项目组的三名同志安全抵达,一路上紧绷着的心才放下来,疲惫和倦意布满了他的脸庞。

提起和援藏队的故事,欧珠曲培的话匣

子打开了,滔滔不绝,无法阻挡。

墙上的钟表指针已经指向了13点,这时,欧珠曲培的妻子美朗曲措不好意思打断我们的话茬,开始招呼我们吃她亲手制作的美味藏餐。

欧珠曲培和美朗曲措都是老实巴交、辛勤劳作的藏族青年。他们于2008年在中国援藏对口援助点——尼玛县一家藏式茶馆相识。欧珠曲培当时已经为援藏干部开了5年多的车,没有出过一次交通事故,深受援藏干部的喜悦。两人从相识相知相爱到2011年结婚,不为贫穷所困,不为艰难所感,在县政府的帮助下,于结婚当年贷款5万元、自筹资金2万元,开办了一个100平方米左右的藏式茶馆,日均收入200多元。

小两口经营茶馆也有自己的经验。他们对我说:“茶道是一个为人处世的法门,茶道要注重和敬清寂。”和’就是主人和客人之间要和睦;‘敬’表现的是主客之间的礼节;‘清’表现的是茶室器具的清洁和人心的清白;‘寂’表现的是茶事上的恬静气氛和茶人之间的庄重。”

藏历新年,在藏家,让我真正体会到了茶的修身养性作用。对这小小两口而言,奉茶,更是一种修行。

(作者系中央单位第七批援藏干部)

高原·我·乡愁

——古体诗二首

柴哲宣

七律·援藏

才识绝域千山雪,又感中华一家情。
脱贫攻坚千秋业,轻身许国万里行。
为尽拳拳赤子意,何惜胸中气三停。
披肝沥胆三载整,但求京藏一心同。

顺义尼木心连心

一去六千里,方得尼木佳。
三绝盖雪域,七枝震拉萨。
神女称岗日,藏香出吞巴。
单为地偏远,脱贫重担压。
国家政策好,顺义情谊嘉。
愿携同心草,更配格桑花。

(作者系北京市第九批援藏干部)



冬日河畔



李海波 摄



一杯酥油茶

源娃

“回到拉萨,回到了布达拉,回到拉萨,回到了布达拉宫,在雅鲁藏布江把我的心洗清,在雪山之巅把我的魂唤醒……”近日,我乘坐西藏航空客机从北京飞往拉萨,在近4个小时的飞行过程中,聆听手机中存放的歌曲,突然一首《回到拉萨》让雪域高原湛蓝的天空、洁白的云朵、雄伟壮观的布达拉宫一一浮现于眼前。

“酥油茶,有需要的吗?”空姐手端一个大盘子,上面摆放了一些盛有酥油茶的纸杯,在客舱中间过道询问起大家是否需要一杯来品尝。“我要一杯。”空姐随手给我递来一杯。

接过酥油茶,酥油的浓香扑鼻而来,慢慢地抿上一小口,甜甜的、醇香的味道立刻沁入心脾,让我身心顿感无比舒畅。

一边聆听《回到拉萨》,一边小口抿着酥油茶,思绪不由得飞回到多年前。

那是20多年前一个寒冬腊月,因为工作原因,我不能回家陪家人过年,妻子便来雪域高原陪我。妻子刚走出机舱,身体就出现了严重的高原反应,脸色煞白、头胀痛、走路飘飘的,等走到领取行李的地方,便身子瘫软躺倒在了地上。旁边的一位藏族阿佳立刻来到妻子身边,蹲下身子边呼唤妻子,边查看妻

子的情况,得知是出现了高原反应后,阿佳立即掏出抗高反的药物,给妻子吃了两颗。尔后,搀扶着妻子坐在旁边的椅子上,让妻子先休息休息。

阿佳帮妻子取了行李箱,然后陪着妻子在椅子上休息。忽然,阿佳想起了自己包里还有几包酥油茶和甜茶,于是便掏出来给妻子冲了一杯甜茶,然后把剩下的几包交给了妻子,嘱咐妻子到达地方后可以像喝茶一样冲泡着喝,并介绍说藏族家家户户都会喝酥油茶和甜茶,这些对缓解高原反应很有好处。同时,又给妻子介绍初到西藏应该注意的事项。刚到西藏,一般都要缓步慢行,不要随意脱衣服,防止感冒,如果感觉自己身体不能迅速适应高原,要在来之前吃一些抗高原反应的药物。

热情阿佳的救助和陪伴以及温馨的讲解,让妻子紧张害怕的心情顿时放松了许多,缓慢喝了杯杯甜茶,休息了一会儿之后,她感觉身体好了许多,于是在阿佳的帮助下走出机场。

经过几天的休息调整,妻子适应了高原气候,同时我们也喜欢上了喝酥油茶和甜茶。如今,每当喝茶的时候,就会时时想起那位曾在机场帮助妻子的藏族阿佳,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高原上的小木屋,至今居住着我雪一样的青春。

我的世界开始下雪的时候,许多雪花般飞舞的文字,被我牢牢地捏成一个个冰球。然后,我会依偎在雪夜炉火边,看着冰球慢慢融化。虽然,以前许多关于西藏的文字,都诞生在那白色的墙壁与木板之间的炉火温暖中,但我真的没想到一转眼我已走出小木屋。

小木屋在拉萨军营一栋老房子的巷道里,显得格外冷,若是到了冬天,它一定会冷得结冰。只有当我走进进去,它才借助我的体温产生温度。小木屋是背阳的,加之被枝繁叶茂的唐柳与胡杨掩映,战友就不愿亲近我这个“冷兵”的生活。因为工作关系,我的生活常常在夜晚进行,这就注定了小木屋不得不抱着我取暖。

前面我提到那栋很老的房子,是十八军进藏修建的一座前苏联式建筑风格的通信大楼,一共三层,全是木地板,是西藏历史上最高的木质通信办公楼,与现在E时代的数字化设施相比,把它当作老文物也不过分。我曾站在墙角,观察过它依稀可见的一些色彩,红与黄是粉刷屋檐和办公用品时用得最多的颜色,还有就是绿,淡淡的绿,这标志着军营的通信枢纽永远畅通无阻。

在老房子的大门前,还直立着两棵耸入云霄的大树。一棵直捣苍穹,另一棵分杈横空出世。每当部队召开大会,两棵树就会成为一条标语横幅的有力支撑。我一直都很感激树,特别是西藏军营里的树,那不仅仅是“老西藏”的根,它更是一种精神的见证。由此,我也想西藏的许多树,比作“老西藏”的影子,你一定可以从我的文字里,体会到西藏的历史背景与树不无关系。

有一回,大会结束,一位上校望着树,独自发呆,继而取下大墨镜暗自笑了起来。我看了看树,又看了看上校的脸,他还是保持一致的笑容。这样的表情是上校往常不多见的,上校莫非想起了他与树的美好往事?没等我走近,上校说话了:凌仕江,你写了那么多诗,怎么没写到这两棵树,你看它们难道不像男兵和女兵,莫非它们就是咱通信兵的样板吧!上校说完,哈哈大笑起来。

我望着那棵分杈的树,脸红了,但没敢笑出声来。这个发现真有意思。后来,每次

路过操场,我就会不由自主地观察那两棵树,感觉上校是被军事耽误的诗人。通信兵是个男女组合的特殊集体,两棵老树相映成趣的造型,真的让人难以想象。对于上校地发现,我不得不佩服他细如发丝的观察与审美,虽然上校从不在纸上排列诗句,但他穿透风雪深处的眼力实在具备诗人的排兵布阵啊。

白天除了看看那些树,我的眼里是不会有人。为了解冻那些文字凝固的冰球,到了开饭时间,饭堂我也不进,常常待在小木屋里就是一天,因为我有的是方便面。我常常是用一张稿费单,领回一箱北京牌方便面,外加几袋小尖椒,它们成了我夜晚最饥饿最寒冷时的挥霍,它们陪我读到川康康成的“新感觉”,它们让我在路遥的《早晨从中午开始》中对照起光顾小木屋的老鼠,它们也让我满脸的疲惫、愤怒、抗拒,却还要睁着二十三岁的眼睛,听零点半乐队在烈日天桥上静

有方便面吃。干事假装朝小文书挥了一拳,但没将他打醒。当我从脸盆里抬起头,才发现小文书已倒在沙发上呼呼大睡。

方便面吃了一箱又一箱,吃得我看见方便便就难受。这时,小文书终于能写文章了。经我几句热情洋溢的推荐,报纸上发表了他写的第一个“小豆腐块”。当他第一次收到样报和稿费的时候,把自己关在小木屋里笑了不下三百秒。小文书的笑,不带一丝声音,像是在紧张地抽泣,不熟悉他的人,望着他那表情一定觉得这小子可能是家里出啥事了,怪可怜的。

有时,小文书看见收发员递给我好几张稿费单,干脆我几眼就忍不住嘀咕起来:老兵,咱眼睁睁看着你又发表好几篇文章了,而我不断收到的却是退稿信,你再教我几招吧?说完,他便悄然端着水浸泡几天也没动过的衣物朝炊事班跑去,让我既感动,又自

高原上的小木屋

凌仕江

静地唱——我不知是否应该,把一切看得开,丢掉往日的冲动,清醒面对现在……

我每次从小卖部抱回一箱方便面,都会引起二连那个小文书注意。他见此情景马上就会放下手中的笔,灿烂着脸朝我奔来。然后一把抢走我手中的方便面,欢天喜地地将它扛回我的小木屋。他常常望着报纸上发表的我的诗句,激动地笑个不停:想不到军营生活是可以如此诗化的,老兵你真够厉害,晚上可以睡不着,饿了还有方便面吃。于是我就激励他:其实,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如果你喜欢,你也可以这样!后来,他真的拿起了笔头,先是学了一手漂亮的硬笔书法,常常主动跑来帮我抄稿件至深夜,当然他也常常同我一起津津有味地吃方便面。

有一回,他私自用津贴从那个围墙脚下的洞口处买来一堆“香香嘴”。当管理我的那位新闻干事闯进小木屋的时候,小文书正抓起一只鸡脚,一边香喷喷地啃着,一边语无伦次表达着他要当作家,他渴望天天晚上

曼丽双辉·援藏家国情

周德清

自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千千万万进藏干部,不辞辛苦,甘于奉献,汇成支援西藏建设的滚滚洪流。

车行青藏线,
沿途风景一时新。
天高云淡,
苍山碧水,
妆容总与人亲。
青海湖光增翠色,
昆仑雪魄抖精神。
关河堪入画,
愧无彩笔伴余身。

欣逢盛世,
喜遇芳春。
大国崛起,
振臂欢呼亿兆民。
海内谋安定,
域外结高邻。
看我中华多壮丽,
君莫问,
一路笙歌何处洗征尘?

听军营民谣的心境。我总是喜欢那些在孤独中释放心灵的充满希望的摇滚声音。在这样的声音里,我总想一些深远的主题,像一个身在茫茫远方的行者,在苦苦追赶西边不落的太阳——

追逐远方,守望未来。

而我在小木屋寒冷的挣扎中,在藏式咖啡浓重弥漫的香味中,在冰球融化又一次冻结的过程中,清清楚楚地知道,窗外的星星无比晶莹,月亮会在一定时候升起东山顶上,祥云会绕着布达拉宫的金边,军号会在梦醒时分准时想起,这诗意的景致曾让我想起草原,想起西去的骑手,想起远方从不曾到过拉萨的雪山上的哨兵。

这样的夜色,我在小木屋里自由飞奔的文字,就像一支支跑马的金箭,直刺雪域大地,当军号划过我梦的电图,我睁开眼睛的时候,那一个个躺在方格纸上的冰球正一知半解地望着我。我不否认我是个孤独的战士,在没有战事的岁月里,我把音乐、咖啡、书本、文字、梦境摆放在雪域炉火边烧烤,我不分白天黑夜地理清文字在一个战士思想中的秩序。常常进入故事情节,常常有人来敲我的门,我常常闭目塞听,门外的人自然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更多的时候,我会开门把他们让进屋里来。偶尔,有素不相识的“笑脸兵”坐下来聊他的心事,聊他日思夜想的故乡和亲人,这时新战友的脸上便有了格桑花一样的笑容绽放。我可能永远做一只唱歌的鸟,我也要走出小木屋,走出高原,我在一座没有地平线的城市夜空下,听见滚滚铁流穿过西藏的动脉。

小文书突然出现在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他肩上扛着的三颗星星,在霓虹灯闪烁的天桥上,格外明亮。我们不再用咖啡碰杯,而是在一盏茶中想念一起走过的布达拉宫广场,想念时光融化不了的文学冰球,想念世界上我们不曾抵达的那个最高的靶场,也想念青涩、冰冷、温暖又念念不忘的小木屋……最后,我们相视而笑,在笑声中听见了喜马拉雅的回声。小文书的笑声变了,过去笑得很难收,如今笑得很狂野,像高原上粗犷的牦牛在风雪中呼啸独行。

他说,高原一直在下雪。可即使雪崩,明天,他都得一个人冲上高原。